

第一節 文化的舞台 和平館建築

戊寅仙從海南島解甲歸鄉後，曾擔任嘉義地方法院看守所主任，不過隨即便轉任嘉義縣朴子鎮東石農業學校。此一任教時間，對於柔道的熱情依然不減。

「那時候我是戊寅仙的學生，每天早上他把我叫醒，要我跟著他到溪邊

1、拉橡皮筋²

來後，他就把我帶到宿舍去，就在通舖上教我壓制法，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學柔道的。」³

除了每天早晨一貫的練武習慣外，還利用學校可用的資源教導學生學習柔道。當時在環境不甚良好的情況下，就已經訓練出多位好手，如陳民祥、吳水蔥和黃輝雄等人。其中黃輝雄更是日後嘉義地區的有名教練，人稱「柔道皇帝」，帶領他的學生在嘉義地區拿過多年的冠軍。

民國四九年，戊寅仙也已任教近五年，深感推廣柔道一業，如果不把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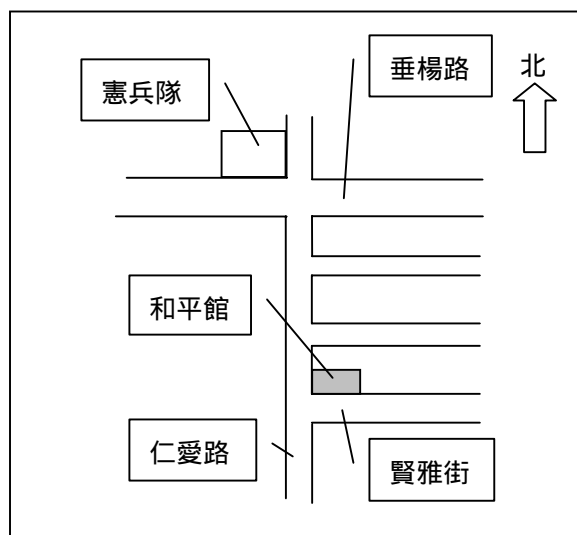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: 和平館位置簡圖

當成正事看待，何以成就大事。便辭去東石農校教師一職，開始興起建館授徒的理想。在籌足經費後，戊寅仙購得嘉義市仁愛路五號（門牌重編為二九四號）一塊約百坪的土地，經申請手續、規劃後開始動工，耗費一年的工時，終於在民國五年七月七日正式掛牌開館，以戊寅仙的字「和平」為其館名，開始其三餘年的柔道教學生涯。

然而憑戊寅仙對於柔道的經

¹ 指的是站立在溪中，作柔道送腳掃的動作。

² 這是戊寅仙另一種自創的練習方式，將腳踏車的內胎綁在自己身上，向外拉扯，可以練習國術手部的動作，或是在沙灘上立一竹架，將內胎綁在上面，垂下的兩端，模擬成對手的衣襟與袖，做動作的練習。

³ 報導人，編號 920429-1。

歷，遲至四 歲才開館授教，豈只是因緣巧合，在一次和一位弟子的對談中，透露了他深藏心中的秘密，便足以看得出戊寅仙嚴以律己的具體表現。

「應該是在一次比賽的場合，很久沒見到老師，在談天說地之餘，老師突然談他創館的時間，和他的年

歲後，不論在技術上，或是最重要的心智上，才比較成熟，可以說趨於顛峰之際，此時創館，才較有能力掌握，以免誤人子弟。」⁴

子曰：「吾 有五而志於學，三 而立，四 而不惑，五 而知天命，六 而耳順，七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與其說，戊寅仙銘記中國先哲的教訓，還不如說，那是一種對自己嚴格要求的表現。學武者最怕的便是自大，一但自大，便如裝滿水的杯子，永遠也沒有進步的空間。

細數戊寅先的戰績，從日本時代的全台高等學校冠軍，到第三屆亞洲運動會亞軍，還有光復後的兩次全國柔道冠軍，一次全國國術比賽冠軍，論實力應已有一定水準，而且 五年的教師經驗，還有海南島的兩年校長經驗，其實都已建立了自己一套成熟的教育理念。不過戊寅仙還是以「四 而立」不斷的勉勵、期許自己。或許是戊寅仙嚴肅看待柔道本身及開館授徒的大事吧！那對戊寅仙來說，也許真的只是一個起始點，過去所累積的一切都是為了創館所做的準備。

和平館初創時期，由於嘉義以農業為主要經濟來源，仁愛路旁四周，都還是農田，一直到民國五 年代中期後，才逐漸有建築物聳立於旁。



圖 8：和平館南側現貌



圖 9：和平館北側現貌

⁴ 報導人，編號 920224。

和平館最早的设计，是一木造的建筑物，因为柔道练习需要较大空间，上方粗大的梁制造了馆内宽敞的无立柱空间（图 10）。两边南北向、大且多的窗户设计，为座西朝东的和平馆营造了一个不刺眼且采光良好的练习环境。⁵ 阁楼早期并无使用，一直到了后来门面改建为水泥制，且加建楼梯后，来馆集训的选手便集中于阁楼过夜，以方便管理。虽然阁楼也有开设窗户以通风，但南部天气炎热，又无空调设备，往往炎热难耐自然可以想像。



圖 10：粗大的樑製造無立柱且寬廣的空間

道館正位的後方還有一不大的空地，當初也搭建了一小屋，供戊寅仙一家人生活用。早期此小屋和道館的往來通道，是在正位旁的兩個小門（圖 11 中圈起處），不過後來可能因為正位的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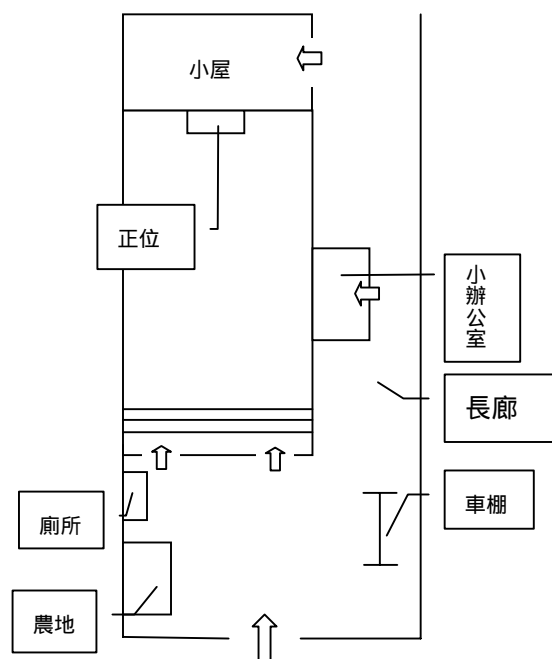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：空間配置圖。



圖 11：當年進出後方小屋的

量，而不再由此門進出，改由右邊小辦公室一側的長廊出入，以維持正位的完整性及莊嚴性。

道館為一長方形的建地（圖 12）。緊鄰仁愛路一方為和平館入

⁵ 由於和平館是座東朝西的設計，採光的窗戶是在南北向，避免了東西曬的強光照射，不管任何時段練習，陽光都是不刺眼的，就如同一般室外球場盡可能的採取南北向的採光設計。

口。建物南側倚著賢雅街。走進門內是一空曠的前院，院內有石輪、自製槓鈴和練習用的竹架石輪和槓鈴是用來自我加強用的，而竹架則是套上內胎，便成為練習柔道動作的最佳器材。左側有一塊農地，平時戊寅仙種植一些川七等藥材，後方則是廁所，右側有一車棚。

再往前走才是進入道館的正門。早期正門的設計，是左右對稱的兩個小門，小門的中間，則是一落地、木條分隔的窗戶，以利採光。後來因為在正門處改建，設置了一通往二樓的樓梯建物，木製的正門便改成落地的鐵捲門。

當年的道場地板，是採用日本式道場傳統建築的要求，下面以木條支撐，約三公分的高度，上面再架設木板，形成一高起的地面。這樣的地板設計有兩個作用，第一為通風。因台灣氣候潮濕，易發霉、腐爛，這樣的設計在台灣特別需要。房屋的南北兩側有設置通風口一邊各五個，加上地板高起約三公分，館內地板下可以說是一通風的空間，有利於延長榻榻米的使用壽命。除了讓濕氣較不易附著在地板和榻榻米上外，也可快速排除因練習留下的汗水。

第二個作用為增加彈性。傳統式的日式道館設計，是在地板的下方加裝大彈簧，增加彈性，目的是為了緩衝選手著地時，身體所受的撞擊力。彰化地區的道館有的以竹筒取代大彈簧的支撐，而和平館則是以類似鋪設和式地板時的工法一樣，以木條為基礎架構，上面再架上木板。據一些早期的選手回憶，

「地板的確很有彈性，走在上面像是走在波浪上，不過遇到（體重）比較重的，就很容易把下面的木條弄斷，後來道館樓上都有放一些木條，練習完都要翻開來修理。」⁶

可見，這樣的施工方式，是具有彈性，可有效保護選手的安全。這樣的墊高式地板，後期由於長年使用，多已損壞不堪，至民國七九年，當時道館出身的選手黃建龍⁷，在中國北京舉辦的亞運會榮獲銅牌，為回饋道館栽培，特購買新式地板回贈道館，便拆除原來的高台，改鋪上當時最先進的榻榻米。

由於地板高起，所以進門後需登兩個台階，才會至地板上，而進入道館的學生，鞋子便放在門和台階的中間，整齊擺放。在田野的過程當中，有的報導人會懷念過去那種高起的台階，給人一種進入道館的莊嚴感。

⁶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4。

⁷ 現任嘉義市警察局訓練科專員。

「那個要爬兩個樓梯後，才到榻榻米上，雖然只有兩層，但總是要經過這個過程，很有感覺，就覺得很正式。」⁸

走進道館後的右側中間，有一凸起的小空間，裡面擺有桌子和茶具組，是道館的小辦公室，平常有訪客蒞臨，戊寅仙會在裡面和訪客晤談，可以說是道館的行政區域。

和平館內並無太多的擺設，除了學生辛苦奪得的獎盃外，並無太多的裝飾。而這些獎盃後來也因為數量太多，謹留下一些較有紀念意義的幾座，其餘都給學生帶回當作紀念。

最重要也是最明顯的擺設，應該就是正位牆上所掛的那一幅字畫了。

一、鎮館之「神」

一般而言，道館空間皆有方位性，在「正位」⁹的地方，台灣道館都會延續日本道館的傳統，擺設一物品，以示正位。在日本的武道傳統裡，正位是擺設一神龕，裡面供奉的是武神，這和日本的信仰有關係。在道館裡的活動，一切以禮拜武神開始，也以禮拜武神為結束。在台灣日據時期所建的武德殿，至今都還可以看得出來過去神龕的設計，大小不同。有的像是現今台灣社會，在公寓內吊在牆上的神祖牌位，有的則是落地設計，如一面牆般的大小。日據時期，武德殿裡不僅只是習武的場所，當年許多戰死的日本士兵，都在這裡舉行祭魂儀式，無形中也替道場繪上更深的宗教色彩。

光復後，除了廢除武神的祭拜儀式外，正位多以國旗和國父遺像¹⁰替代。由於隨著國民軍來台，一切有日本色彩的活動均被禁止，柔道當然是不例外的被列入項目之一。此時掛上國旗和國父遺像，因為國旗和國父遺像的特殊象徵意涵，而有其作用。一來有持續標示出「正位」的作用，二來也對外表示，儘管從事的是和日本有關柔道的教學，但道館還是保持忠貞愛國的政治立場。

不過隨著台灣社會政治色彩在民間逐漸淡化的改變，在道館的正位設置國旗

⁸ 研究日誌，日期 920121。

⁹ 正位是道館中的最大位，通常只有館主才有資格站立在那位置，其餘學員則是面向正位站立，有點類似台灣空間主位的指稱，也有的稱之為上位，不過「上」和「正」都是有「大」和「聖」的意義，指涉的都是同一個方位。

¹⁰ 隨著主政者的改變，民國七十以後也有掛上經國先生遺像的道館。

還常可見，而不管是國父或經國先生的遺像則較少見了，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幅字畫，而字畫的內容通常是「柔」、「柔道」、「和平」、「忍」、「武」，有的則是會掛上嘉納的遺像¹¹。字畫的形式不一，有的只是一張紙寫上字，有的則會慎重地加以表框以示莊嚴。

和平館的正位擺設，應該可以說是台灣較為特別不同的。由於戊寅仙有習字、揮毫的習慣，且頗負盛名，還曾經於民國七五年榮獲日本書藝院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金牌獎。平日如不是練武或教學的時間，便在房內或是道館中磨墨揮毫。正位的書法「神」一字，就是戊寅仙親筆揮毫的作品。而在書法世界當中，儘管是同一字，不同的字體也可以顯示出不同的精神，而用不同的方式寫成，也表現出不同的風格。

這作品的「神」一字，字體是戊寅仙向一位書法同道所請得的。在幾次的拜訪中，戊寅仙甚喜歡這位書法家的字體，便向他請一「神」字，供自己回去後臨摹。幾個月以後，戊寅仙認為已有幾分的傳神，便動手開始真正的揮毫。這「神」字，並非用一般的毛筆寫成，而是以一塊可以吸水的布，沾墨水後，在紙上塗抹而寫成，其難度更甚於一般書法¹²。

從字體來看，筆者將整個書寫過程分為兩個部分。第一部份為第一劃「側」開始到最後一劃「努」之前，最後一劃「努」則是第二部分。而在最後一劃「努」落筆後，於起始點稍作停頓，緩慢運力，然後開始動筆，順勢而下，稍有斜度，最後下壓、拉起，收尾，完成此一作品。

此一字畫現吊在嘉義市東區柔道訓練中心的正位牆上，筆者在幾次的觀察中，皆端正的站立於前，以歷史家慣用的「神入」之法，體會此一字畫的精神及風韻所在，更細細想像當時戊寅仙揮毫完成這一大作的過程。

整個字體的完成，絲毫不見任何一點的猶豫，渾然天成、一氣喝成。柔細之處見於「側」和「勒」之間的連結，在筆鋒著紙後向右，慢



圖 13：「神」真跡之翻拍照。

¹¹ 台北市雙園道館的正位擺設，便是台北市柔道協會會旗和嘉納的遺像。

¹² 戊寅仙不僅以布團寫字，據成員們回憶，戊寅仙光以手指或拳頭寫字，就足以驚艷全場。

慢加重力道下壓再逐漸上收轉向，迴筆藏鋒後向左下方移動，此時見其細膩的控制力道，清柔帶過，所留下墨跡若隱若現，巧妙連結了「側」、「勒」之間。

而也可見其洶湧澎湃之勢。在篤定落筆之後，以流暢、連貫的意念，驅駛著手中緊握的布團，在每個轉彎之處，可感受其力道之渾厚。從稍遠處整體觀之，那澎湃之勢迎面而來。最後一劃「努」，更是巧妙偏斜，直則無力，適度的偏斜正好將整個「神」字穩重的串起。而結束前的運筆，就如同耍棍的武僧，在飛、躍、踢、甩後的一個飛身向前飛躍而下，落地時順勢以棍重擊地面，所發出鎮攝人心的響聲一般，意味著一套拳術的句點，讓賞拳者在套拳結束後，那虎虎生威的功夫，還在腦海中久久不能釋懷。

戊寅仙便是以這個非凡的「神」字當成鎮館之物，置放在正位的牆上。看似簡單的一幅書畫，但其實可以感受到戊寅仙使了全身的功夫完成這一「字」，尤其是以布團書寫而非毛筆，更可見其身手的了得。從此，和平館的正位，不再稱之為正位，而稱為「神」位。或許這是延續了日據時代道館的神格特質，或許是在與日本傳統斷裂之後，揉合了台灣民間萬物為神¹³的信仰習慣，而展現出來的詮釋創意。

二、名牌架

名牌架是放在館內顯眼的牆面上，用以標示出館內的人員有哪些。分別會有館主、教練和兼任教練、初段、二段、三段以上的區分，分別以塑膠牌或木牌寫



圖 14：掛在牆上的名牌架。

上名字，掛在板子上，是活動的，以方便更動時改變。這也是日本傳統的道館擺設之一，其主要功能是明示館內人員的狀況，但另一個更大的作用則是延續了道館禮制空間的區隔。板子上更清楚的標示著誰是館主、教練，哪些人已晉升三段，哪些人是二段，有多少人還是初段，或是自己的名字還未掛在板上。

¹³ 不如西方的一神信仰，台灣民間常以具有靈性的物品為禮拜的對象，如石頭公、樹神等。

或許在空間的位置分配上，會因為人多，而沒有那麼明確的區分出人與人之間的輩分，然而板上清楚的字跡，不同的擺放位置，在在都是另一種禮制空間的延續。

和平館的名牌架是在面對正位的右邊牆上，且在靠近正位的位置上，高掛在窗檐上。早期每一塊木板都是取自阿里山檜木，且是戊寅仙親手鋸好，再用毛筆謄寫上選手姓名。由於是老師親手寫上，二來能「板上有名」實屬不易。

的，特別有價值，且很新奇有一個名牌上面有自己的名字。」¹⁴

在筆者回去和平館舊址拍照紀錄時，還可以看到此一名牌架，還高掛在牆上，只是名牌多已遺失，剩下約二 多個還掛在上面，但依照筆者觀察，上面的排序似乎已沒有按照輩分順序，戊寅仙的名字放在下面，而許多以前曾是學生而如今已是教練，卻移至最上一層，不知是鄰家小孩好玩，任意移動這過去刻劃階級代表的名牌，還是有人惡作劇，刻意顛倒館內倫理則不得而知。

三、沙包

沙包是和平館裡的一件重要擺設，除了平時早班的成員練習國術時的對象外，其他學習柔道的學員也都會把它當成假想敵，練習不同的動作。沙包懸著樑柱而下，將盡一米半的長度，恰巧就像個人直立在前，有許多還沒輪到上場練習的選手，會倚著沙包作一些如扶腰的動作。而一些女性學員，因為和平館對於男女生之間的接觸特別嚴謹，因此當這些女性學員成為奇數時，一些落單的女性學員便會和沙包一組，繼續練習，而非站在場邊浪費時間。

四、館訓

進入道館後的左側牆上，掛著戊寅仙親手寫的和平館館訓，明示著和平館館中的道德規範。一般的館訓或是規定，會從一到二依序寫下，但和平館的館訓有趣的是，從第一條到最後一條館訓，其數序都是一，似乎也是表示著這五條館訓沒有先後或輕重之分，在館內一律為最高指導原則。五條館訓分別為：一、培養

¹⁴ 研究日誌，日期 920121。

完整人格，一、恪守真誠之道，一、陶鑄努力之精神，一、重視禮儀，一、戒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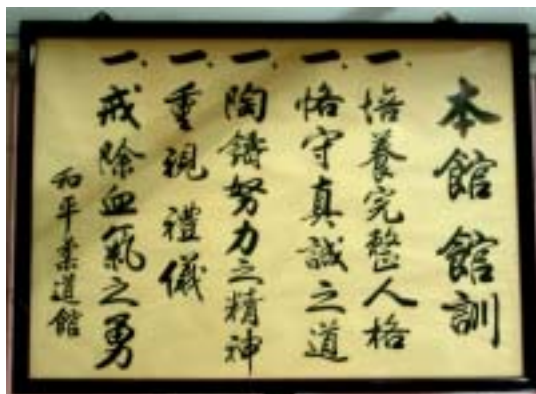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：和平館館訓，目前此物掛在東區。

血氣之勇。五條皆是訓示道德面的要求，突顯出戊寅仙在技術之餘，對於德性的要求，如果有術無德，何以成就一個真正的武者，此柔道之理念從館訓中便可了解其真諦。

不過據和平館舊成員的回憶，其實很少人記得上面寫什麼，他們說，這些規定，早已在館內為眾人所遵守，一進道館，大家便知道館內的規矩是什麼，戊寅仙要求的柔道修習者又該有什麼樣的

操守，也就是說館訓的精神早已內化在成員的行為中，透過氛圍的感染，讓新進成員也明瞭這些價值體系與道德規範，有形的館訓掛牌，早已成了大家心中一把無形的尺。

五、優秀選手名錄

後期陸續有許多優秀選手保送至各大專院校、體育專科學校或警察大學後，為了鼓舞士氣與彰顯館譽，特別在進門入口處（改建後）的左邊，掛上一碩大的看板，上面寫滿了從民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的所有保送名單。而右邊則是掛著另一個看板，寫著這些學生畢業後服務的學校，以及幾個從館內借調外聘至國外的柔道教練。這入門的兩個公開展示的大看板，除了告訴來訪的客人或初次進入道館的學員，和平館的過去以及其輝煌的歷史紀錄外；也讓館內辛勤練習的選手們，一個遵循的方向與理想的目標。也產生了一股辛勤練習則必有所成就的思維。



圖 16：優秀選手動向。



圖 17：優秀選手名錄。

第二節 無形的空間位序

和平館的空間中除了可見的擺設外，也存在著不可見的空間位序，這個不可見的空間位序，雖然並沒有實質的擺設，如牆或線等清楚的標示、區隔著尊卑的空間差異。但這個延續自日本道場的傳統，卻深深的刻劃在每個和平館成員的心中，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隸屬於哪個位置，該站或坐在哪裡。而因為特殊練習方式所造成另一種的階級位序，更讓原本簡單的空間，抽象的加以裝飾而形成了心理上空間的複雜性。因為這種不可見的空間位序，每個人在意自己所處的位置，在館中造成了一種無形的力量，驅使著其中的成員努力的練習著。

一、延續日本的空間位序

傳統的日本道場，在空間中都會有位序的區別。主要針對坐席的位置加以規定，而不同的位置則代表尊卑的差異。一般而言，進入正門所面對的那一面牆為上位，傳統日本道館中所祭祀的武神就是置於這一面牆上。面對上位的左側在位階上次於上位，右側再次之。而距離上位較近者為上位，距離較遠者為下位。¹⁵

在和平館中上位也是進入正門之後所面對的方位，也就是掛有「神」一字的那一面牆。由於和平館的上位掛有「神」一字，所以成員們也稱之為「神」位。不過和日本傳統道場不一樣的是，面對神位的右手邊次於神位，左手邊再次之，此部份剛好相反，而在神位的對面則仍是空間位序上最後的位置。

在和平館裡，學員所站的位置和入館的先後順序並沒有關係，而是以技術作為區隔的依據。「神」位當然是只有老師擁有權力和能力所站立的位置，而神位對面位序最低的位置，則是剛入門的學員，而其所處的位置也恰如其名是剛入「門」的位置，意味著正處於柔道世界最初始、粗淺的階段。而面對「神」位的左手邊，則是入門已有一段時間，且開始有優異表現的選手，通常是一些新秀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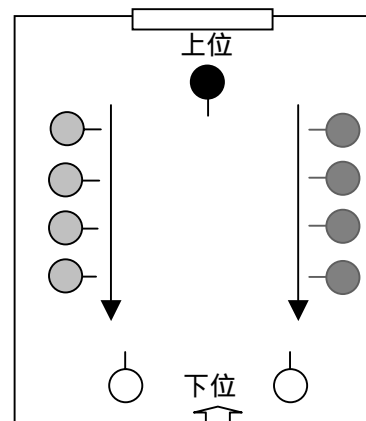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8：和平館空間位序：

●->●->○->○

¹⁵ 本段整理自訪談資料及陳信安民 86 年之碩士論文「台灣日治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」。

也可以說是進步最神速的一群。次於「神」位，面對「神」位的右手邊，通常是在館內練習多年，且已昇上二、三段的選手為主，這些選手通常算是技術上的前輩，也常擔負起教導後輩和新進成員技術與規矩的責任。

但偶爾也會產生較晚進道館的後輩，在技術上急起直追甚至超越前輩的情形產生。不過和平館還是以進館先後論輩分，然而作為前輩的人，自己在技術上也會有所要求，免得在道場上尷尬。

「當一個前輩，就要有前輩的樣子，技術上自己要努力，不能被追過了

己技術變好了，就誰也不怕了，一個是要自我努力的前輩，另一個則是要懂得尊敬的後輩。」¹⁶

和平館的空間位序，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。由於道館是屬於民間性質，所以對象是來者不拒、有教無類。小學階段的學生也不在少數，而這些連入門都還不算的一群，戊寅仙便讓他們在進入道館後的右邊角落，任其玩耍或學習。通常他們會乖乖的待在旁邊，偶而有前輩來教導護身倒法或壓制法，平時則是自己相互做所學動作的反覆練習。而在角落觀看也是一種學習和薰陶，久而久之多少對動作也有些印象，學習起來特別的快。這大概是和平館在空間上的另一個特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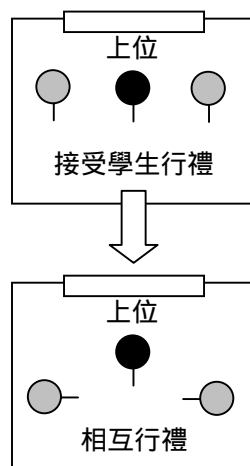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9：站上位老師與前輩敬禮圖示。

另外，往往也有一些身分是在戊寅仙之下，卻在學員之上的前輩熱心來館指導，在練習結束後的集合儀式中，他們通常並列於「神」位前但分列於兩側（圖 19），在學員向老師行禮後，兩側的前輩會向前踏出一步，兩兩面對，此時戊寅仙和兩側的前輩成一三角關係位置，三人在相互行禮以示尊敬，這是空間位序上較細微的部分。

另一項要求較為嚴格的規矩，是進門脫鞋後有關鞋子的擺放方位。有許多道館至今仍沿襲這樣的制度。進門後需將鞋脫下，並以腳尖朝外的方向擺放整齊。

而在日本的傳統裡，由於室內多是木製地板，進屋時都要脫鞋，脫鞋後，屋內的女主人便會隨後將鞋子擺整齊，且腳尖朝外，以讓客人

¹⁶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2-2。

離開時方便穿鞋。到了道館後也沿襲著這樣的習慣，將鞋尖朝外，以方便練習後離館時的穿鞋。根據以上的論述，筆者認為在道場中的鞋子擺放應該只是日常生活文化習慣的延伸，應該和道場空間位序無太大關係。如果和空間位序有關，應該要面對著上位才是，就如同在道館中不論坐或站立，皆不可背對道場中央而面向牆壁，這是不敬與無禮的表示。但鞋尖朝外的擺放方式，勢必會有一背對上位的動作，這似乎不太合乎道場中空間位序的文化習慣，或許就如筆者所猜測，這只是日本生活文化的一種延伸。不過這樣的文化習慣來到了台灣，卻變成了代表道館正統的規矩之一。在訪談的過程當中，和平館的成員常會告訴筆者戊寅仙遵守日本式的柔道傳統，而其中較常舉出的例子便是空間位序，前輩、後輩制及現在所論述的鞋子擺放。不過無論如何，這一項規定到了現在，仍被嘉義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的執事者嚴格的執行著，在幾次的觀察中，皆可看到一旁擺放整齊、井然有序的鞋子，或許這樣的規矩並不是傳統日本道場空間位序的一部份，僅只是日本日常生活文化的一種延伸，但如今在嘉義和平館，他卻已成為了「和平館正統」的一項制度特徵。

二、因技術而產生的空間位序

雖然在和平館中，進館的先後決定了輩分的大小，但身為一個前輩總還是會努力精進，希望自己的技術能和身上的輩分相互「匹配」，如此才能名至實歸。可見技術在道館中還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而除了輩分的倫理關係外，道館中還存有一種以技術的優劣所區分的空間位序，前面所提的是延續日本道館傳統的禮制，而另一種則是因為練習的方式而產生的序位。

和平館是全天開放的道場，早期一天有四個時段供民眾前來練習。早上是六點半開始，大部分參加這個時段的成員是一些社會人士。在這個時段裡，戊寅仙除了教授柔道外，還會教棍、杖、鞭、防身等武術。會分別針對不同對象和不同需求，而改變教授的內容。不過在這個時段，一些選手級的學生也會在接近比賽時期，在晨操後接續著到道館，在一旁參與早班的練習。

和平館剛創館時，學員都是以社會人士居多，到了民國五十年代中期開始，由於社會變遷快速，許多社會人士為了生計，無法抽出時間投入在柔道練習，如果時間允許也只是休閒式的參與，無法全心全力的將練柔道視作一項正事來看待，這對於需要深厚根基的柔道來說形成不了氣候。當時戊寅仙的摯友 沈博

和老師¹⁷看出了此一轉變，便建議道館的成員吸收來源要依附在學校系統，一來學生除了課業之外，可以專心全力的投入練習，二來靠著學生彼此的宣傳，可以讓和平館的成員快速增加，也因為成員的源源不絕才能讓道館永續發展。於是便開始在學校組織柔道隊，但由於當時學校並沒有多餘的經費建設道場，所以這些柔道隊成員便在放學後到和平館練習。

下午的時段是四點到六點，這個時段便是為這些在校學生開設的，他們在放學後，便馬上到和平館練習柔道，因為放學時間各不同，所以大家都是陸陸續續的來道館。由於這些學生的練習時間多、無負擔且肯投入，往往代表嘉義參加對外比賽的選手皆是出自於他們，也因此，下午這個時段的練習，可以說是實力最強的一個時段。

而晚上的第一個時段是七點半至八點半左右，這個時段是以初學者為主，教授的內容以護身倒法、壓制，或是簡單的摔倒法。成員有的是國小兒童，有的則是國中生的初學者。接下來的時間從八點半到 點左右則是另一個時段的開始。這個時段主要還是下午來練習的學生，或是下午不能來的學生，就會在晚上的這個時段參與練習。而在這個時段裡，一些白天要上班的前輩也會前來指導後輩的練習。

這種無意間時段與成員的區分，無形中卻形成了大家評估自我實力的一個標準。晚上的第一個階段是初級班，晚上的第二個階段屬於較高階的班別，而下午則是選手級的練習時間，早上則較屬於休閒性質的練習。雖然只是時間上的分別，但因之而起的能力區隔，在一些成員心中產生了因為想要「升級」的慾望，而有了不斷努力的動力。

「

個時段練習，那時候就好想跟他們一樣在這個時段練習」¹⁸

換句話說，能夠在下午的時段練習，就是能力與技術的被認同，而只能在晚上第一階段的時間練習，代表的就是和平館裡的初學者，至於晚上第二階段的班

¹⁷ 沈老師是嘉義的國中教師，與戊寅仙是摯友，館內的許多與學校相關事物，都是沈老師處理，當年便是沈老師建議和平館的學員對象，要轉移至學校系統，如此和平館才能源源不絕的永續發展。

¹⁸ 報導人，920304-1。

別在實力上則是次於下午階段的班別。時間久了之後，僅只是時間的區隔卻逐漸在道館中形成了一種能力上的區隔，相對而言，有的成員也會評估自己的能力而選擇練習的時段。

「下午的練習都是給普羅ㄟ(PRO, 英文 professional 之意)的練習的，像我們這種業餘的，只能在晚上的時段練習。」¹⁹

不同的時段，無形中也賦予了練習的人，不同的象徵符號。而能夠從參與晚上的練習時段，轉變成有能力參與下午的練習時段，對和平館的成員來說，不只是一種時間的調換，而是一種進步，甚至是一種成就。

雖然下午的時段所代表的是實力最強的象徵，其實還有一種人似乎已經凌駕的這種時段/能力的區別。過去有許多傑出的選手，例如顧尚志、張尚賢、紀俊安、鄭吉祥等人，他們都是一天練四個時段的「柔道瘋子」。早上晨操後，便接續著慢跑至道館，跟著早班的學員練習，或是在角落自己練習基本動作。下午照規定參與練習，吃過飯後，晚上在七點半準時在道館報到，繼續晚上的練習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他們這種全部參與的練習方式，似乎凌駕也打破了道館中的時段/能力的區隔。

三、場上場下的對立——站柱²⁰

柔道的練習過程當中，最令人嚮往也是最精采的部分，就是自由對練(らんどり，拼音 randori)，這就有如搏擊運動的對打一般，在限定的時間裡，各自以自己的得意技，盡可能的將對方摔倒。一般分為兩種形式，一種為允許摔倒後接續地面的壓制動作，另一種為純粹立姿攻擊，摔倒後爬起繼續對摔。這如同武打片中兩造人物真實對決般的精采。雙方均以自己苦練許久的技術，設法搏倒對方，大部分的選手都期待自由對練的時刻，以驗證長久練習的基本動作到底可否發揮作用。而這也是柔道與其他搏擊項目最大的不同，例如跆拳道或國術等技擊項目，在對練時為了模擬真實比賽的情境而真的出拳或踢腳，但又怕出手過重把練習的伙伴弄傷，因此對練的雙方必須佩帶許多護具，儘管如此還是常有意外的發生。而柔道是少數練習和比賽可以一樣真實的項目之一，這也是許多學習柔道

¹⁹ 研究日誌，日期 920308。

²⁰ 此為閩南語發音的對照國字，拼音 kiatiau。

的人放棄其他搏擊項目的原因之一。

「我以前也學過很多其他的搏擊項目，國術、太極、跆拳道等，都有接觸，但在練的過程中，往往會把對手弄受傷，久了就沒有人要跟你練，那一個不能對打的搏擊運動，練了又有什麼樂趣，但柔道不一樣，可以對練，搏擊運動早就停了。」²¹

而在自由對練的過程中，戊寅仙會指定幾個水準較好的選手，下場供大家作為自由對練的共同對象。也就是說，這幾個被指定的選手是一直在場上不更換的，約定的時間一到，在場邊等待下場的人便和場內的人交換，繼續和這幾個被指定的選手練習。這幾個被指定的選手便稱之為「站柱」。意味著像柱子一般的頂天立地在場中，不動如山的任憑想要下場過招的人來挑戰。在和平館早期的練習中，立柱的人身上有著濃濃的霸氣，霸氣是因為那種能任由大家上場輪戰的充分準備，以及依仗著其過人的體力與技術，讓每個上場挑戰的人自動喊停。這是和平館「立柱文化」中的一個特色。

一般的道館即使到了今日，都還可以看到自由對練時立柱的練習方式，但立柱者卻沒有和平館的挑釁與霸氣之勢，看到的卻是被操的疲憊模樣。或許是現在的選手體力要求不如從前，三兩場下來就可以發現打迷糊戰²²的策略出現，以掩蓋體力不足的現象。一樣是立柱的練習方式，但和平館的那種兵來將擋、水來土淹的澎湃氣度，和時下被指定下場站柱就是被「操」的心態相比，應該可見其練習效果的差異所在。

通常自由對練也有分為限制和不限時間的，限制時間的練習一場大約在四至六分鐘，場邊會有人專門計時，告知輪替的時間到了。而另外一種是不限時間的練習，也就是說兩個對手下場後，喊停的人不是站柱的人，而是下場找站柱練習的人喊停，才換下一個。按照報導人的描述，

「通常都是被摔到叫

²¹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7。

²² 這邊指的是立柱者不積極攻擊，以省力的防守代替，且不時的將對方拉扯，使雙方倒地，利用緩慢爬起的時間多作休息，筆者稱之為迷糊戰策略。

到這邊就好了，才會停，換下一個。」²³

至於「站柱」的人，從自由對練開始，到什麼時候才能停止？而總共摔了多少時間？

「通常是摔到場邊的人，都沒有人要再下場了，有時候『站柱』的人還

個多小時都有，那個時候體力就是這樣練出來的。」²⁴

由此可知，「站柱」的人非尋常人物，一定是在道館裡於技術上有一定水準的人，才會被老師指定為下場「站柱」的人選。由於「站柱」的人有這樣的殊榮，有時候戊寅仙為了鼓勵一些年輕新秀，他會說：

「

」²⁵

被指定的人或許表情上，會裝出會很累，或很不願意的樣子，不過心中其實是興奮至極，因為這是一種不同方式的肯定，表示在道館中你已經具有「站柱」的身份了。「站柱」不只是單純的一種練習方式，從另一個面向來看，他或許是一種通往成功必經的磨練過程，也是道館中能力被肯定的象徵。

「站柱」的成員，通常是道館中的前輩，或是一些選手級的成員，他們的技術通常較為純熟，也因此才能應付各種不同能力的學生，避免練習時的意外傷害。還有另一種「站柱」的對象，是到外地工作或唸書的人，他們在回嘉義時順道至道館練習，老師通常會安排一輪的選手，要這些回館的前輩下場「站柱」，來測驗一下離鄉後，身手是否退步。戊寅仙不好社交，對於筵席更是避而遠之。過去的學生回來不讓學生請吃飯也不請學生吃飯，他認為那是一種時間的浪費，取而代之的是以「柔道練習」來招待，在和平館中稱之為戊寅仙請學生吃的「柔道飯」。

「柔道飯」並非人人「吃」的起，也非人人敢「吃」，有許多人就是疏於練習，回館後便吃到苦頭。

²³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2-3。

²⁴ 報導人，同上。

²⁵ 報導人，同上。

「我當教練以後，有幾年會帶我的學生回嘉義集訓，老師都會叫我去站柱，試試我的身手，那時候當教練了，已經很久沒有摔了，體力也不夠，摔了幾個以後，手就硬掉了，也喘都喘不過氣來，就跟老師說，老師我不行了，要休息了。老師就站在旁邊笑。」²⁶

也有早已聽聞「柔道飯」的威力，已做好「萬全準備」的。

「
吃柔道飯，都不敢帶道服回去，假裝忘記帶，不然會被操到吐。」²⁷

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「站柱」，倒是新進學員最喜歡的時候。這些前輩都是他們心目中練習的最佳對象，也是他們聽聞已久的偶像，有的曾經是國手，有的是奧運代表，有的則是亞運代表，進入道館一看到他們回來了，眼睛都亮了起來，等到自由對練的時間一到，每個人都爭先恐後的要下場。

「
好了，有時候都要偷插隊，才能再排到一次。」²⁸

雖然下場和「站柱」的前輩對練，結果常是被摔的滿場飛，但偶而趁著他們累了，也可以摔出一支不錯的動作。只要練習當天在自由對練時，能有一支全勝，或僅是半勝就已經心滿意足了。

「
ibon，中文：一勝），晚上睡覺都會偷笑，被摔了幾支，只要有一支就值得了。」²⁹

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，這種立柱的練習方式，形成了和平館道場空間中場上和場下的壁壘分明。由於被指定者通常是道館中實力較為堅強的選手，再加上和平館的練習氛圍是不畏強者，他們認為和越強的對手練習，才能增加自己的功力，由於是和強者練習，被摔是一種淬練，而有幸能摔倒對方一支則是表示自己

²⁶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4-2。

²⁷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4。

²⁸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2。

²⁹ 報導人，編號 920225。

技術進步的最佳證明。因此，當這些立柱者一站到場上，場下的成員們便爭著排隊要和場上的選手過招。此時，場上的選手猶如聚光燈下的明星，在大家的目光下，將一個個上來挑戰的選手以自己的得意技摔的對方七昏八素。這種因為「人少」而眾所矚目的場上，似乎較爭相排隊等著上場的「人多」的場下形成了明與暗的區別。而場上的技術好與場下的技術差，也形成了兩者之間勝與負的對立。因為「少、明、好、勝」與「多、暗、差、負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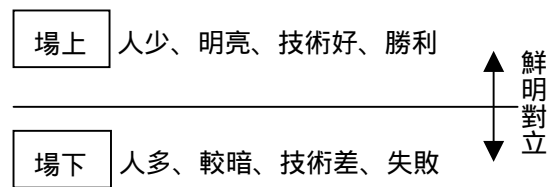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0：場上與場下的空間示意圖。

之間的鮮明對立，使得在道場的空間中，又多了一種暫時性的上下對位。也因這種上下對位的空間特性，當有人逆轉了對位的基礎（即場上通常是勝；場下通常是負）出奇不意的摔倒了不動如山的立柱者時，此時的聚光燈便會因為上下對位的失序而暫時的落在他身上。

雖然在這種站柱文化中，是場上常勝的必然現象，然而這些有經驗的「站柱」者，也都知道他們的身分，及在練習過程中「勝利」對這些晚輩所代表的意義，有時候也會偷偷的放水，製造機會讓對手施術，嚴肅的練習氣氛中，溫馨之情油然而生，前後輩間的關懷更可從中而見。由於這種練習的方式，無形中帶給學員很大的一個動力，除了有許多實力堅強的前輩可供練習外，那種敵強我弱的懸殊情勢下，挑戰者希望能發揮所學以「搏倒對方一次」的慾望，著實的也是推動選手進步很重要的一個原因。

五、充滿階級序位的練習

雖然和平館的空間位序，已經清楚的標示出技術與輩分階級的先後順序。但為了讓階級更明顯、更細緻，這些成員們發展出自己的另外一種「小階級」。

通常相同輩分的人會坐在同一側，用以區分道館內不同階級的身分。然而在民國五十年代後期，當時就讀興華及吳鳳中學的這一批選手，在這自己的階級小天地裡，又發展出更細緻的階級，用以增加練習時的積極性和樂趣性。

這兩批選手雖然是隸屬於不同學校的校隊，但基本上也都是屬於和平館的成員，除了比賽時的爭鋒相對外，平時的練習倒也相當和樂，只是在技術上會盡全力的展現誰也不讓誰。因為放學時間的不同，這兩隊人馬不一定能常常相遇，通常在週末練習時，大家才有共同練習的時間。

當大伙兒一起出現在道館練習時，他們喜歡各據一方，同校的會坐在一起排成一列。由於每次的練習都會有自由對練的安排，而自由對練輸贏的場數也成了他們決定各校座位順序的依據。自由對練一開始，大家就計算每一個人贏及輸的場數分別為多少，贏最多的人坐在該校那一排的第一順位，而輸的最慘的人則坐在最後一位。這樣的順位決定了以後，會延續到下一次兩隊又相逢時的座位，一直到當天的練習結束後，重新計算，才又決定新的順位。

這樣的小階級出現後，道館內的練習更熱絡了，每一個人都想多贏一場，或多摔一場，讓自己的順位能夠往前跳一格，

「

。」³⁰

這樣的順序座位，還有另一個用處，就是對手的實力一覽無遺，當下一個要和你對摔的對手是坐在第二個位置，就可以知道他最近進步神速，功力大概已不再如從前了，待會下場時要格外小心。這種同一階級內的小階級，除了刺激這一群正值年輕、正邁向顛峰的選手練習時的鬥志外，同時也在向全場的道友們展示著近來練習的成果。不僅有展示的效果，更有自我監督的作用。

這一群正值顛峰，正赤手空拳闖蕩在四方榻榻米上的選手們，其實也是練習時大家目光的焦點，尤其是戊寅仙和一些關心的前輩。而他們自創的這種「小階級」制度，那具有位序的作用，正像是股票市場上的數據電子板一般，清楚的展示了當天該位選手的「行情」如何？在練習結束後，便一目了然的讓散場即將離去的「觀眾」，清楚的瞭解今天的戰績。

這樣的展示作用，也讓自己對於本身所處的位序和展現的實力兩者之間，盡力的作一個「匹配性」的平衡，如果兩者之間有所落差，不是加緊基本動作的練習，就是再學習新的動作，或是把「反邊」³¹的動作熟練，不然就是加強防守的動作。總是會期待在下一次相遇前的時段裡，繼續強化自己，以期待下一次更好的表現。

這樣一個小小的「發明」，卻帶動了整個場內練習的氣氛，或許也是這個因

³⁰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4。

³¹ 柔道的技術裡很強調非慣用手的動作學習，因為非慣用手邊的動作，在實戰場上因對手的不習慣，而常有出奇制勝的效果。

素，讓這群吳鳳、興華中學的學生，在保送進入師大體育系後，能繼續的保有晨操與練習的習慣，為師大柔道代表隊在大專柔道錦標賽裡，連續拿了好幾年的「雙料冠軍」³²。

六、自我規訓的練習風氣

在和平館的空間位序裡，其實隱藏著另一種驅動著成員主動練習的巨大動力。這種動力讓成員即使在無人監督的情形下，都還能一如往常的投入練習。

和平館是一個開放的空間，但由於段位的分別而造成的空間位序，使得和平館形就像是一個被切割的空間，再加上柔道文化中升段的困難³³，每一個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，除非透過技術的再提昇，才有可能往上游走於被分割的空間之中，但隨即又被鑲嵌在落腳的位置。每一個位置都被作了歸類，也都有應該做到哪些事情與程度的不成文規定，例如在初段組的位置上，就該有怎樣的表現，不能犯哪些錯誤等，每一個位置都被劃上該有的技術與道德要求的記號，一旦逾越，便被認為沒有恰如其分的表現出該有的行為。

「

答，就是說你的黑帶在流眼淚。」³⁴

正如報導人所言，升了黑帶以後，技術上理應勝過繫白帶的選手，如果摔輸了繫白帶的選手，就是沒有展現繫黑帶的位置所應有的表現。這種空間中的自我規訓力量就如邊沁（Bentham，1748—1832，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）所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築設計，那是一種透過空間中活動者身體視覺上的明亮化，來達到自我規訓的力量。

和平館中的空間序位，替每個人歸類在所屬的位置上，雖然沒有具體的指出該遵守的規定，但由於道場中的序位是由上而下的井然分明，在上下相互比較的結果，卻自然產生了一種道德上的秩序性。每個人都知道要往上努力，絕不能輸

³² 這裡所指的雙料冠軍，並非男、女子組的雙料冠軍，而是當時這一批六人小組，常常拆成兩隊，一隊三人下場比賽，而賽制為五個人的團體賽，只要贏三個人就獲得該場的勝利。這裡所指的雙料冠軍，是指拆成兩隊後，還能拿到冠、亞軍的殊榮。

³³ 這裡指的升段是透過比賽成績升段，而非推薦升段。一般而言，要透過比賽升段如非有一定水準，並不是容易的事。

³⁴ 研究日誌，日期 920124。

給下面位序的成員。而因為道館中練習的輸贏與行為的對錯之間的對立特性，每個人的行為與技術，在每一天的道場練習過程，就像是在這個道場的伸展台上供人欣賞，且一目了然。這樣的情形下，每個人會重視自己所處位置其所連結的符號象徵，且透過不斷的努力，以符合自己所在位置應該達到的標準。

譬如常常被指定擔任站柱的成員，就應該表現出勇者無敵的大將之風，而非氣喘如牛的疲憊模樣，一但開始被指定為站柱者時，他就會特別注意自己的技術與體力有否符合站柱者的標準，那種公開、明亮的練習過程，每個人身上的符號清楚的展示著，或許並沒有人特別在意這個人今天的表現如何，但也因為這種展示的特性，無形中讓練習者會規訓著自己的練習狀態。

傅科曾經借用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，說明社會中自我規訓的運用與概念。在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設計中，建築物成了一個圓形的規劃，每個房間背面皆挖了一個採光的窗戶，而中間的瞭望塔高高聳立，特別的是從房間中，並無法看的到瞭望塔中的人，也就是房間中的人並無法確知瞭望塔中的人到底有沒有在監視他。在無法確定到底有沒有被監視的情況下，房間中的人便處在一個有意識、持續的可見狀態，這種狀態便會讓人產生自我的監視和自我行為的規訓。因為那種會認為大家都在看我的虛構關係，使得即使並沒有人真的在監督，或是並沒有「持續」在監督，但因為這種虛構關係的形成，行為者還是覺得是被持續的觀看著。這彷彿就像是空間中虛構的不可見之眼，卻成了個人心中的道德之眼，規訓著自己的行為、態度甚至是觀念。即使少了真實外在的強制力，但那種心中道德標準的實踐仍然是持續不間斷的。

和平館中的空間位序就是這種虛構關係，但卻自動的產生一種真實的自我征服，在道場中無須使用太多的強制力，便會讓「壓制的力量」自動的加諸在自己身上，成為征服自己的本源。每個人來到道館都會很努力的練習，因為身上背負的符號，加上不可見之眼的監督，無時無刻想讓自己達到自己所該恰如其份的表現。也因為自我規訓的力量，道場中不用明定認真練習的條款，因為心中的道德之眼已經指出了練習者本份的範圍，即使戊寅仙不在道場中，這種力量還是持續不斷的在練習者身上運作著。

這種藉由文化的力量，來達成規訓的目的，比起以使用強迫式的規定，達到學員認真練習的目的，來的全面且有效。因為前者是主動、積極的自發性練習，而後者則是強壓、被迫的被動練習；前者可以因為道場空間序位文化的運轉，而持續的產生作用，而後者一但那個強壓的來源——如戊寅仙一不在場——消失，

就有可能失去作用。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和平館的成員告訴筆者，他們一走進道館就知道要練習，沒有人會想玩或偷懶，因為自我規訓的力量，讓成員們認定這就是一個練習的空間。

技術是道場文化的核心，是需要透過每日的練習來不斷的展演，假使道場的練習因為成員的不投入而失去了作用，技術得不到展演的空間，道場文化就有可能因此而逐漸萎縮、凋零。而在和平館中，一個是延續自傳統日本道場文化的空間位序，另一個則是學員自創的階級與站柱練習所形成的另一層次的位序，兩者的交互運作卻形成了空間中成員們自我規訓的無形力量，讓和平館的每一次練習，都是讓人熱血沸騰、筋疲力盡。和平館就是藉著這種高漲的練習氣氛，讓技術不斷的在道場中展演，和平館的道場文化也跟隨著不斷運轉，或許就是如此，才得以創造出這一段光輝的歲月。

第三節 技術的展覽館

柔道技術，是道館內文化運轉的核心。不論是任何回憶，都和柔道技術脫離不了關係。譬如練習、晨操、訓練方式、對外比賽、柔道服、空間位序……等，都是建基於技術之上發展而出；是以技術為中心，向外延伸擴張所編織出的故事。所以，技術的傳承也成為了和平館文化延續的主要路徑，透過技術的傳承，許多價值體系與規範制度也隨之流傳。

在和平館的道場文化中，柔道技術是最為外人所知的特色之一。「豐富」、「多樣」、甚至「奇怪」，都是曾經出現在外地同道口中，對於和平館技術面的形容辭彙。而和平館在戊寅仙特殊的技術詮釋之下，不但透過日本書籍、雜誌的管道，經常更新館內的技術成分，還把也是自己擅長的武術揉合在柔道技術之內，這種種的因素，讓和平館活像是一個技術的展覽館，許多不同的技術自由流轉在道場空間中，不僅利於成員們技術上的學習，還因此吸引了外地的柔道朝聖者，特地前來一探究竟。

一、前輩——教學上的助手

「前輩」在和平館的文化中，不只是一個輩分上的尊稱。在成員學習的過程中，具有相當重要的角色。他是戊寅仙教學上的助手，也是後輩們在剛進入道館時的引導者。

前輩除了在新進成員剛進館時，告訴一些道館規矩和制度以引導他們入門外，在平日的練習過程，常常扮演指導者的角色。由於和平館內的學生眾多，想要以戊寅仙一人之力照顧所有學生，在時間上是比較不允許。於是一些資歷較深的學生，便成了戊寅仙教學上的助手。比較基礎的學習內容，像是護身導法、簡單的壓制動作和一些如扶腰、過肩摔等的摔倒法等，都是由這些前輩負責教導。然而這種前後輩之間的教授關係，並非戊寅仙所要求，而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互動關係。

就如同前面所言，和平館就像是一個動作的展覽館，在場邊觀賞的過程中，只要學員選定了一種有興趣的摔倒法，就會前去向這位使用這種摔倒法的前輩請教，希望能從這位前輩身上學會這個技術。從那時候開始，似乎前輩和學習者之間開始了血脈上的連結，練習時前輩會特別盯住你的動作，當你在自由對練時，以他的得意技做攻擊，而有了很好的表現，前輩也會相當高興。那似乎是一種直

線的傳承，一個肯努力的把動作學好，一個則是很樂意的把動作傳承下來；一個不斷的修正自己的動作，一個則是因見到了後輩的成長、進步而快樂。兩者之間連成了一條技術與情感的流動線。

有了這種流動線，前輩、後輩不只是入館先後的區別關係，更是如師亦友的複雜組合。而前輩多數是出了社會的人士，在練習後如果前輩覺得後輩練習認真，或是自由對練時，有不錯的表現，例如摔倒了對手，或是攻擊的鬥志旺盛，就會請後輩去看電影或吃冰。

「那時候練習完，前輩覺得很滿意，就會說：走，請你們吃冰，或是說，

進，就高興的請我們，而我們也樂的不斷的進步。」³⁵

兩者之間多了一份關懷，多了一份期望，後輩的進步彷彿也是前輩的責任，也因為這種強烈的情感交流，讓練習的氣氛是融洽的、是有趣的，

「那個時候的練習很有趣啦，很想要去，是一種輕鬆的心情，卻不放鬆

快樂。」³⁶

這一份複雜的關係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引力，將每個成員的心，緊緊繫在道館裡，讓練習像是參加一場朋友的聚會，所有的疲勞和辛苦都已經不足為奇，因為還有更有趣的部分，等著他們去發現、感受。此時，前輩似乎已不僅只是練習時的助手與進館時的引導者，他們更像是附著成員情感的磁鐵，讓他們在技術的交流基礎上，繼續流動著彼此的關懷與照顧。

因為前/後輩這種技術的傳承方式，在和平館中不必透過看圖讀字的呆板過程，學習一個新的動作，在高手如雲的和平館中，每一個前輩都有自己的得意技，或許有可能得意技一樣都是過肩摔，但因為每個人的身材條件不一樣，或許是跪姿摔過或加上丟的動作等，還是會發展出略有不同的技巧。成員們只要在場下休息的時間仔細的觀看，就可以選定自己喜歡的動作，再加上前輩不吝嗇的傳承給後輩，讓這些豐富的柔道招式，自由的流傳在館中，只要你有能力學，就可以從

³⁵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7。

³⁶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2。

前輩的手中得到他們的真傳。這種多（前輩）對一（後輩）的傳承方式，讓和平館的成員可以很快的找到屬於自己身材條件的柔道招式。

二、人人是我師

在和平館中，除了前輩的義務指導外，偶而也由動作較好的後輩向大家說明他得意技的動作要領。這通常是發生在這位後輩，以他的得意技不斷的摔倒同期師兄弟或甚至是前輩時，這時戊寅仙便會喊聲停止大家的練習，要這位後輩當著大家的面示範說明，由於這種能在大家面前示範說明的機會實屬難得，且必須在技術達一定程度才會被選中出列示範，也有著鼓勵的作用在內，對學生而言那也是一種正面的肯定，有的學生甚至回家還會翻書檢查自己的動作說明哪裡有問題。

「那個時候老師叫我出來講解小外割的動作，講完後老師覺得不完整，又作了一些補充，我回家後自己也翻書查了一下，後來又有一次，老師又叫我出來說明小外割，結果等我講完後，老師說：「！你上次就講的 lllllala，不完整意」，這次怎麼講的那麼好，我只好回答：沒有啦，老師，我有偷翻書啦。那個時候被叫出來講解會

去後會翻書，其實我覺得這對我來講也是一種進步。」³⁷

在和平館中，這種同輩之間的交流也是技術學習的一種方式。技術在和平館裡有著至上的地位，只要摔贏，就是技術好，而且只要能摔倒對方，就是好技術，不論是誰，當下就是大家的老師，可以站在大眾面前，將自己對動作的體驗告訴大家，彼此交流。因此，老師和前輩並非技術傳承的唯一來源，有時候同輩的成員，往往也是大家競相討教的對象。

三、外來的和尚會講經

因為戊寅仙也交了許多道上的朋友，而這些朋友有時候會至道館裡找戊寅仙敘舊或討論技術。戊寅仙總會藉這個機會，要這些對學員來說是前輩也是老師的

³⁷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3。

朋友們，向和平館中的後輩們機會教育一番。據說彰化弘道館的王金柱老師，還有戊寅仙嘉農的同窗謝龍波老師、陳活源老師等，都曾經在道館裡示範動作。由於這些老師過去也都是柔道好手，自然有一些自己較有心得的得意技，戊寅仙就會集合在練習的成員，先是鄭重的向各位介紹一番，然後就請這些來訪的老師順便為各位作得意技的解說與示範。

止。」³⁸

這些來訪的老師就像是「外來的和尚」一般，讓這一群和平館的學員們每個人都亮了眼睛，這也是另一個技術的來源之一。而這種外來的和尚之中，應該屬日本的柔道鬼木村最為轟動，一直到事隔多年後的今天，在筆者訪談談到此事時，報導人都還可以巨細靡遺的說明當時的盛況。

的老師，現場都是老師在翻譯，當時一些和平館的前輩都回去，我也回去了，一直談到他的得意技時，老師要他下場示範一下，我記得他在地上擺了一根蠟燭，一個大外割，一根蠟燭全熄，榻榻米雷下去(閩南語)，

音 osodogari，中文：大外割)，腳的動作一做完，整塊榻榻米都裂開了。然後他要一個人上來試試，當時我算是和平館最強的幾個之一，老

個大外割，我也不知道翻了幾圈，我飛到另一塊榻榻米上了，飛了足足一塊半，他那時五幾歲，我那時二幾歲，你說厲不厲害。」³⁹

這種遠從國外來到和平館講解得意技的機會，並非時常會有，但偶爾一次就足以讓全和平館的成員大開眼界，即使是沒有回館的成員，在聽到這樣的轉述後，也都會嘖嘖稱奇，繼續將這個故事流傳開來。雖然就一次的示範動作，所學

³⁸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7。

³⁹ 報導人，編號 920224。

也實在有限，但那種和國外柔道明星面對面的互動，就足以讓這批從未出國的成員心滿意足了。

四、技術的修飾

在這個技術的展覽館內，其實也不是任由成員隨性發展的，戊寅仙還是會隨機的修正學員的動作。正如前面所說，和平館內的學生眾多，戊寅仙通常是隨機的技術指導。大部分的時間都會著道服在場內指導練習，對於場內學員的動作優劣一一的映入眼簾，只要看到不正確的動作，便會馬上糾正，以防止養成動作上的惡習。偶爾有客人來訪，則會在小辦公室內接待客人，不過老師的眼睛都還是盯著場內的練習。

「明明老師就是在小辦公室，可是等到客人走後，老師就會集合大家，然後說：那個某某剛剛的那個動作，手要轉進來，不然會受傷，另一隻

在這邊。」⁴⁰

平時跟著前輩學習或向同學討教，通常都已經可以具有一定的水準，不過那種細微末節的重點，還是需要老師的經驗，才能發現學生的問題。由於戊寅仙相當重視動作的力學原理，因此，往往也能以這個角度來分析並指出問題的所在，並直接點明該如何改進。另外，戊寅仙也會針對不同的體型和身體條件做動作細部的調整，讓每個人都能將動作發揮到極致。戊寅仙的指導有一個特點就是簡單、清楚、易懂，大部分的人都會因此而了解自己動作的問題而作改變。以下有一段對話，對照性的指出戊寅仙在指導上的有效性。

「老師真的很厲害，他講個幾點，你就知道問題在哪裡，或許是他對動作的原理很清楚，不像有一些老師，一講動作就沒完沒了，聽不懂還會

⁴⁰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2。

個老師今天有來，就跑掉不練了。」⁴¹

就像是過肩摔的動作中，選手老是無法將對手控制住，破勢後也沒辦法發揮抓領子的右手的力量，戊寅仙便會發現右手手腕並沒有向內側旋轉，讓整個手臂可以同時出力，而非原先的還要透過手腕來使力，一來省力，二來避免手腕受傷，如此的解說，學員便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問題出在哪裡，及改進的方法為何。

戊寅仙的隨機性技術指導更常見於有前輩回來練習時。當一些過去是和平館出身的選手，已經在外地工作或唸書時，遇到假日通常會回來道館練習，這是和平館長久以來的一個習慣，一方面回來看看老師及學弟，另一方面這些後輩們也樂的有不同的對手，而且是高手可以練習，戊寅仙都會準備「柔道飯」伺候這些學生。而獲益最大的應該是館內的這些學員，依照和平館的習慣，大家一定是爭相想下場和聽聞已久的前輩練習，有的是國手級的選手，有的是有某一支得意技名聞全台，無人不敗在其下。當然這些剛出道不久的後輩自然不是對手，三兩下就被摔的七昏八素。

這個時候戊寅仙就會分析回道館練習的前輩的動作，並找出後輩一直被摔倒的原因，暫時先中止練習，同時要這位前輩先轉身面向牆壁，不准他往後看。並把後輩招來身邊，告訴他怎麼防禦這位前輩的得意技，或是告訴他，防守的缺點在哪裡，甚至可以用哪一招來攻擊。

「我的一支扶腰很厲害，只要被我抓到對方的腰，如果不是扶腰進去，就是換內腿，不然就是連絡大內割，很少被跑掉的。那個時候回去，我

些技巧，再回來摔時，我就很難進去了，雖然不至於被摔倒，但是動作就是施展不開來，很恐怖。」⁴²

而這種隨機且神奇的技術指導，就像是特效藥一般的有效，總是能夠立即的改變懸殊的勝負之勢，

「我們都稱那個叫做『畫符』，老師只要叫我們到旁邊去，告訴你幾招，

⁴¹ 報導人，編號 920228-3。

⁴²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2。

就像道士在畫符一樣，貼上去就馬上有效。真的很有用。」⁴³

在這個如同技術展覽館的道館中，除了技術自由流動的特性外，戊寅仙還會透過這種隨機性的技術指導，來讓學員們的動作更精緻。

五、朝聖者

和平館這種技術自由流動的特性，讓每個處在展覽館內的人，都能自由的「採買」，只要能力上許可，皆可任意選購。還有那種願意將技術的秘訣公開的道場文化，也讓這些前輩、同學甚至後輩，個個都像是親切的售貨員一般，熱心的為每個上門求教的對象，細心說明、指導。

何以技術的秘訣在和平館中是公開而不隱藏的？據和平館的成員說明，他們彼此通常是「一物克一物」，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得意技，但儘管可以用這個得意技勝過許多人，始終還是會遇到天敵，被找到其他方法破壞這個犀利的得意技。因為任何一種摔倒法即使再具威力——或許就是因為他的長處同時也是他的短處——都還是可以找到對付他的方式。就像是內腿的動作其實很具殺傷力，同時也可以和大內割或小內割聯絡攻擊，但因為他的動作之大，很容易被破壞重心，往往被施以手技「抓豬」予以反擊。再加上因為和平館技術的多樣性及豐富性，很容易讓技術與技術之間產生相互抗衡的特性，而也因為這種不存在的「必然勝利」，讓成員之間並沒有隱藏絕技以征服群雄的必要，所有的技術彼此分享，共同進步。因此，和平館的成員技術成長速度相當的快，有的成員在進入道館練了二、三個月，就已經拿到段外組別的冠軍，可以見得這種技術的自由流動特性，再加上戊寅仙的隨機技術指導，讓這個活像是技術展覽館的和平館，就像是柔道的聖地，也因此不乏外地前來求經的朝聖者。

教練以後，帶的選手都還可以一直贏，開始有一些外地的人，特地前來
還遠從屏東來到我們這邊練了
大概一個月才回去，還有很多啦，……」⁴⁴

⁴³ 報導人，編號 920109。

⁴⁴ 報導人，編號 920109。這裡指的不是介入學校系統後，為了升學而來和平館練習的學生，而是一些社會人士專為學習柔道而來拜師學藝。

當時除了外地前來求經的學生之外，到了民國七十年代以後，許多和平館出身的教練，在假日或寒暑假時，都會帶學生回來見見「師公」，順帶吸收一些新的柔道知識。或許也真的只有戊寅仙能透過書籍吸收知識，再融合自己的特殊詮釋風格，讓道館內的技術琳瑯滿目。每當這些徒孫級的和平館第三代學員⁴⁵回道館集訓時，往往都是滿載而歸。

「

家才去吃飯。去學生開的餐廳吃飯，那時候感覺很好，好像每年都會回娘家，每年都會有收穫，一年都會有一次這種會，好像也是團聚，我們回去和平館就是那時候開始，常常都是星期六日回去，回去摔，那時候

師，老師他內腿很強啊，這些人都很強，這些人都很有名，他們都是一隻手和我們摔，我那時候的心態都是在學習，我們是比較少回去，次數最多的大概是梧棲柔道館，他們大概一星期回去一次」⁴⁶

從報導人的言談之中可以看出，和平館中的許多人物對他們而言都是很強、有名的選手，對他們的來頭也都有初步的瞭解，這個人的得意技是什麼，那個人的壓制動作很厲害，每一次回去都是在學習，次數雖少，但都充分把握機會。就像是朝聖者難得親臨聖城一般，會抓住在裡面的每一分一秒，盼能得到最大的收穫，讓自己的柔道功力大增。

和平館的特殊文化，讓前輩扮演起教學上的助手，再加上技術導向的認定方式，任何一個人也都可以成為和平館中的技術指導者，在人人是我師的狀態下，加上外來的前輩，甚至是海外柔道明星，不定期的至道館說明自己的得意技，讓新的技術不斷流動的和平館，也注入了一些傳統的柔道元素。而戊寅仙的隨機性指導，修飾了學員們技術的粗糙，使每個人可以在隨時監督下，展現出更精緻的動作。這種如同技術展覽館般的道場，的確也讓外地的選手引頸觀望，包括和平館的徒孫，也都希望能進來這聖地般的道館，一睹傳說中的神奇，或許就是抱持著學習的虛心姿態，也往往讓前來求教的人飽滿而歸。

⁴⁵ 筆者以戊寅仙為和平館的第一代，他的學生為第二代，在外設館所教的學生為第三代。

⁴⁶ 報導人，編號 920109。

第四節 空間的記憶

「情境是空間的容顏，容顏使我們感受環境動人的韻味。情境來自痕跡，痕跡是一組記憶之鑰，可開啟心靈的秘密花園，牽動內心的震懾並引領我們到達記憶的國度。環境痕跡牽引記憶國度的開啟，痕跡亦滋養故事的流傳。」⁴⁷

巷子裡牆上的手掌印，可以讓離家多年的老者，回鄉後看著殘留的手印，訴說著一遍又一遍的童年往事。而儘管是乾枯了的河床，依然可以牽動過去的光景，回想著兒時抓蝦戲水的快樂時光，彷彿眼前的乾枯河床還有清澈的溪水潺潺流動著。「痕跡」，不一定只是被時間撫過的地理景觀，或許一個手勢、一塊碎瓦，都是開啟心中記憶的夢幻之鑰，而這些記憶，往往比過去更真實的呈現在記憶者的腦海中。就像是和平館如今已逐漸凋零，但靠著這些耆老、獎盃、腰帶、故事、照片等的「痕跡」，過去依然真實的停留在這一群老成員們的心中。

和平館創館至今已過半個世紀，舊址因年久失修又乏人管理，門窗多已脫落、損毀不堪，過去眾英雄們流汗、打滾的榻榻米，也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，剩下主結構依然屹立不搖。旁邊的舊舍多已拆除重建，獨留下幾棟和和平館一樣的木造建築，逞強的在告訴世人他們是時代的見證。隔壁的建地更預計聳立幾樓高的建物，儘管它那挖的再深的地基，都無法與和平館在嘉義留下的痕跡相比，但那種建物的「新」與和平館的「舊」，的確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突顯出和平館走過歲月的攸遠歷史，也顯露了曾經歷經滄桑的過去。



圖 21：躺在地上的「平」、「館」兩字。

過去群聚好漢的前院，曾經是自我強化體能、技術的好場所，現在卻租給了攤販，以求平衡大筆的地稅。即使依然人聲鼎沸，只不過人來人往，卻無人知曉這邊曾發生過的英雄事蹟。入門後整齊排放鞋子的空間，也已經變成攤販堆積貨物的絕佳場所。殘破的窗戶，篩過的陽光，照著躺在地上的「平」、「館」兩字（圖 21），這曾經是和平館象徵的

⁴⁷ 陳順惠，『記憶與地誌——一種空間敘事的設計方法』，民 87，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所，未出版論文，頁 2。

斗大招牌，在拆下後，「和」已不知去向，任由「平」和「館」懶懶的被塵埃掩蓋。而過去每日不知吃了多少重拳和狠腳的沙包（圖 22），如今也靜靜的倚著窗檯，似乎也在回想著昨日鼎盛的光景。



圖 22: 過去每日不知吃了多少重拳和狠腳的沙包。

儘管「痕跡是一組記憶之鑰，可開啟心靈的秘密花園，牽動內心的震懾並引領我們到達記憶的國度。」但對於離鄉背井、遠赴異鄉生活的遊子而言，由於時空的區隔，不僅只是地理性或是空間性的痕跡才能喚起記憶，透過感官經驗所觸碰過的真實痕跡（如照片、衣物），或是需藉由精神經驗才能感受的虛幻痕跡（如榮耀、故事），無論如何，那種引領到達記憶國度的強烈程度，甚至更勝於空間、地理所留下的痕跡。

對於和平館的學生而言，這些共同的記憶，已無法藉由實際的地理痕跡一同追尋。有許多學生，如今已散佈全台各地各級院校擔任教師或教練，多數已移居他鄉，鮮少有機會跋涉回鄉。更重要的是，和平館已不如過去原貌，人去樓空，除了主結構還在外，其他的部份已面目全非。

然而，在筆者田野的過程當中，卻深深感受，「記憶」非但沒有因為地理痕跡在現實空間中的消失而隨之淡忘，反而透過許多感官或精神可驗的媒介招喚而出，依然常駐在成員們的心中。那些曾經是和平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，如今都在他們心中記錄著不同的故事，即使空間「已不存在」⁴⁸，倒是在他們心中留下的痕跡發揮作用，引領著他們不斷的回憶著這些故事，而集體的記憶也因而產生、延續。

本節將紀錄這群和平館的舊成員，如何透過心中的痕跡連結著和平館的痕跡，繼續流傳著過去真實發生的種種故事。即使人事已非，但那些過去的生動情境，卻依然可以一一的從他們口中娓娓道來，且栩栩如生。

⁴⁸ 其實這些成員聽到筆者回去舊址有些訝異，紛紛詢問現況如何，連當地的成員也是如此，可見他們並不會以和平館的舊址為思念的源頭，或許是因為殘破的屋舍觸景傷情，而存留心中的和平館，才能永保動人、真實的情境感受。所以對他們而言，因為不再使用（已移至東西體育館繼續練習），或許那種「存在」已不具意義，從某個層面來說，和平館或許已不存在

一、台階旁的「指印」

進入道館後的台階，是登上一米高的榻榻米的步道。以檜木建造而成的結實階梯，幾年來任人踩踏，也不見其搖動、損毀，倒是戊寅仙的一個習慣而留下了指印。

只要有練習必定在場的戊寅仙，偶而也喜歡坐在門口台階旁，觀看全場的練習。向來要求嚴格的個性，只要學生練習不用心、犯錯或動作老是不正確，而需要給予警戒時，便會拿沒有套鋼箍的竹劍⁴⁹，給予當頭棒喝。沒有套鋼箍的竹劍，較不具殺傷力，被打的人較不會痛，不過聲響極大。但重點在於沒有鋼箍束住的竹劍，打下去時竹片會打開，打下再拿起來時，往往會連皮帶肉夾住，就像被狠狠的捏了一把一樣，還是會有短暫的痛楚。這是較輕微的處罰，嚴重者則處以「叩首」，叩首不是古時禮拜皇帝時的跪拜禮，而是戊寅仙握起拳頭，只突出食指成彎曲狀，以此處狠狠的敲被處罰的人的頭稱之為叩首。

不知道是中國武術也有此一招式，還是戊寅仙閒來無事的習慣動作。每當戊寅仙坐在台階旁時，就會隨手在道場邊緣的木條上敲打，敲打的方式正是握拳突出食指成彎曲狀，也就是「叩首」的動作。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景：

「有時候在練習時，就會聽到ㄎ又！ㄎ又！ㄎ又！的響聲，就知道戊寅

」⁵⁰

常常看到戊寅仙在練指功，而每個人也都知道戊寅仙指功的厲害，應該沒有人願意嘗試。

「剛創館時，有時候都會有人來踢館，和老師較量一下，有時候，他們

多厲害，被敲到你應該可以想像會有多痛。」⁵¹

戊寅仙經年累月的練習下，在階梯旁道場邊緣的木條上居然出現了一個凹陷下去的指印，這個消息一傳出去，大家更是不敢亂來，因為沒有人想和檜木比比看，是檜木硬還是自己的頭硬。

⁴⁹ 此竹劍指的是日本劍道用的竹劍，會有幾個鋼箍束住由幾條竹片集結而成的劍身。

⁵⁰ 研究日誌，日期 920121。

⁵¹ 報導人，編號 920225。

二、神位前的榮耀與恥辱

神位指的是戊寅仙所寫的「神」字稱之為神位。其功能與意義有點類似台灣民間的家庭中的祖先牌位。在台灣民間，結婚在祖位前舉辦，過年節要張羅豐盛美食在祖位前祭拜，祖先享用過後，後代子孫才可以食用。而小孩犯錯，則是被罰跪在祖位前，以示懺悔，代表對不起歷代的祖先庇護。而和平館的神位也有類似的地位和功能，可以說是榮譽也在神位前，而恥辱也在神位前。

在前面跪了多少次，以前老師都叫我歹孩子，只要我犯錯，就都會被罰

不讓你練習，站起來時腳都不是你的。」⁵²

和平館的嚴格不只限於道館內，是延伸至在校和校外的所有時間。由於戊寅仙在嘉義人面甚廣，多數警察同仁都是他的學生，只要學生在外犯錯，都會有風聲傳回道館，當晚便有人被處罰。嚴重的錯誤，都會讓老師火冒三丈，有時會大聲咆嘯。

「有一次我們一群三、四個同學，到前輩的餐廳打工，打工之餘，和餐

樣對不對。」⁵³

那是一個悔過的空間，而悔過的對象是鎮館的「神」位。在和平館裡「神」位就像是一個精神的象徵，加上戊寅仙常說的：「和平館內有神」，所以對著「神」位懺悔，是對常駐在和平館內的神懺悔，或者由於其和平館精神象徵的意義，或許也是對和平館的傳統、戒律或規範懺悔，以示對自己行為的悔過。

雖然「神」位是一個懺悔的空間，是一個在犯錯之後給予處罰的空間，那代表了「錯」、「非」、「不好」等負面的意義。但由於它的神聖性，在同一個空間卻有光譜上另一端的意涵。

⁵²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3。

⁵³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4。

在和平館中要取得升段資格，由於必須經歷過無數成功的戰役，再加上戊寅仙的認可，才有可能向柔道協會送出申請進而取得段位，對和平館的成員來說應該是最高榮譽的肯定，不論是投入的努力、技術與德性上。而這樣的光輝也選擇了在「神」位前面的空間當眾展示著，以突顯其榮譽的最高性。通常是在晚上練習結束後，大眾集合面向正位，整齊正坐時，戊寅仙會先唸頌：

請出列，...（此時戊寅仙授帶）...，大家掌聲鼓勵。」⁵⁴

受段者則出列，正坐面向「神」位，解下身上的白帶，或赤帶，擺放在一旁，再從老師手上接下戊寅仙贈與的黑帶，繫上後，起身敬禮，再回坐。受段過程不謹只是老師的肯定，更是受段者在柔道上成長的一種象徵，而選擇公開的神聖場合接受全館學員的喝采，也彰顯著升段是道館中共同的榮耀。

這種在「神」位前當眾展示著道館中最高榮耀的儀式，與犯了錯在「神」位前接受的處罰，巧妙地將榮耀與悔過置放在同一個神聖的空間當中，再加上「跪」是一種處罰的方式，卻同時也是一種接受榮耀的姿態，似乎展現著在和平館中正視場內「是與非」於同樣重要性的道德標準。而榮耀與過錯在同一空間的併置效應下，榮耀也許會格外烘托出它的崇高性，讓和平館的空間中，自然的產生了一股由「非」向「是」的秩序力場，驅使著成員們瞭解應該避「非」親「是」的道德規範。

三、窗檯上的汗水

和平館從創館開始，便沒有任何先進的設備，也沒有任何科學的儀器。多數的訓練器材都是利用身邊垂手可得的資源，加以整合利用。像是廣場上的石輪、和竹架上的內胎，都是簡單花費但效果極佳的訓練器材。其中窗檯也是練習的最佳場所，曾留下了不少人的回憶。

和平館極鼎盛的時期，一場練習有時會有幾 人在內，而上段者（即黑帶）也相當的多，

⁵⁴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4。

「有時候就一個時段的練習，館內的黑帶加一加就有一百多段。」⁵⁵

這麼多的人擠在一間六、多坪大的空間裡，大家自然會爭相下場爭取練習的機會，由於空間的不足，當然擠不下所有的人同時練習，還沒輪到的人，只好在場邊觀看，或自我加強練習。這時候窗檯便成了最佳的練習夥伴。

和平館的自我加強練習方式中，內腿練習便是最典型的例子，通常是以丟體、過肩摔，還有一些破勢動作⁵⁶為主，而窗檯則是送腳掃或是內腿為主要練習動作。窗檯的高度約為一米三、公分左右⁵⁷，雙手扶著的高度，恰好施以送腳掃的動作，假想扶著的窗檯是對手，在左右腿輪替著迅速送腳掃時，雙手也可以同時作破勢的使力動作。另一個好處是固定住雙手，除了可以更專心的觀注腳部動作的正確性外，還可以深入體會送腳掃時，上半身的重心移動及施力的正確部位。

而內腿則以單手扶著窗檯，沿著牆面作內腿施術的動作。因為有牆可以扶著，可以不必顧慮重心的巨大轉變，而更大膽的將動作完全的展現，也因為有牆面為基準，腳部後抬的路徑才可以平直，作最大威力的發揮。

就這樣，場內熱烈的對練著，而場外的人也不閒著，人人來到道館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把柔道練好，要更強、再強。儘管空間有限，但仍無法限制成員們求進步的企圖心。

簡單的一個窗檯，曾經有多少雙沾滿汗水的手，在幾場自由對練結束下場後，因為對於自己動作的不滿意，扶著窗檯重覆的練習著，希望能在動作的反覆當中，找尋一條正確的出路。而這個樸實的窗檯，也因為這個被創造出來的功能，不知成就了多少國手級的選手，在對外大小戰役的當中，以內腿、送腳掃等動作力克強敵。

四、黑板——賽前安定軍心的利器

當筆者走進和平館舊址時，那個在牆上懸掛多年的黑板依然存在，只是變成了鄰近小孩隨意塗鴉的玩具。這個看似不起眼的黑板，在過去還曾是戊寅仙預測比賽戰績的顯示板，不知道有多少選手的名字曾出現在這塊黑板上，而他們也真的以實力靈驗了戊寅仙神奇的戰績預測。

⁵⁵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1。

⁵⁶ 在柔道施以攻擊前，通常會有一拉或扯或推的動作，藉以誘使對方施以反力，或順著拉力前進，以藉力使力的方式，讓攻擊更順暢，更具有威力。便稱之為「破勢」，破「自然勢」。

⁵⁷ 以當時地板墊高來計算。

戊寅仙閱人無數，尤其是經歷過大小不一的戰役（儘管是真實的戰役，或是柔道館上的戰役也好），對於一個人武藝程度的深或淺，很容易就可以準確的評估出來。再加上在台灣柔道界打滾多年，對於全台柔道發展的水準，更是瞭若指掌。因此，任何一個學生想要參加全國性比賽，戊寅仙只要依據平時練習的實力表現，就可以知道可否得名，甚至需不需要報名。這可以從每次比賽前的「誓師」儀式，就可以看的出來。

要在戊寅仙的手中取得報名參加比賽的資格，已經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，除非有很大的把握，不然戊寅仙不會輕易替學生報名。

「那個時候老師一直不幫我報名，不讓我比賽。心中雖然有疑惑，但是

一舉成名，很快的就升初段，到了二段組和三段組也都很好摔。後來才

黑馬。……。」⁵⁸

儘管要得到「出賽權」之前一定要經過相當的努力，但經過肯定後的「報名」，卻有如和獎盃劃上等號般的神奇。戊寅仙在選手報名篤定後，便開始預測這一次的比賽成績。緊鄰比賽的前幾天練習，戊寅仙就會在道館牆上的黑板，一一寫上每一個選手的名字，再陸續的寫上預測的名次。那種將未知的結果篤定的彰顯在黑板上，除了是戊寅仙自己對道館經營的一種自我肯定外，久而久之，也讓學生和老師彼此之間的信任，因為學生有「被瞭解」⁵⁹的感受而更加的提昇。那就彷彿是一種神話的顯蹟，傳說中的故事真實的應驗在現實生活中。戊寅仙的閱人無數，能在短短的時間內看破前來踢館的人的底細，同樣的，任何一個學生的程度，自然也是清清楚楚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再加上在柔道界專業的倍受肯定，他所說出的話就如同神諭一般的真實與靈驗，甚至可以掃去學生心中比賽時的恐懼。

選手在真實的比賽場上，其激烈程度不下古羅馬競技場中的人獸之鬥，雖然古羅馬競技場是生死的一瞬間，但在柔道館上，卻是代表著明年再來，今年付出的努力已付之一炬的極端結果。尤其是柔道的比賽性質，往往在幾秒內就已經勝

⁵⁸ 報導人，編號 920302。

⁵⁹ 因為要預測學生的成績，技需要先有充分的瞭解，而事後因成績的驗證，會讓學生產生一種有被瞭解的感受。

負篤定。那種時間壓縮後的效應，往往也讓場上緊張與刺激完全的濃縮進那短短的幾秒鐘內，相對的將壓力暴增了好幾倍。選手在面對巨大的壓力時，心中的那份有恃無恐的戰鬥力更是需要。而戊寅仙將選手的名字，在比賽前如誓師般的銘刻在黑板上，占卜未來、下卦成敗，這看似簡單的動作儀式，卻使學生如同被灌頂的信徒般，知道只要努力，肯定知道自己未來的幸福在哪裡。這樣的誓師儀式，或許可以慰藉選手獨自一人承擔壓力的孤獨。

五、道館旁的長廊

在小辦公室這一側，和道路之間有一約兩米寬的長廊，平時是停放學生腳踏車的場所，戊寅仙早期曾經飼養的愛犬 路斯考，也在這裡活動奔跑著，而後期更養著一頭鵝，這隻神奇的鵝，不僅會看家，還會辨別白帶和黑帶的差別，只要是白帶的學生一進來，就會遭受到他的攻擊，好像在提醒學生要再努力，趕快昇黑帶一般。

由於進道館需要脫鞋入內，如果戊寅仙還沒換上道服，或是要先行至小辦公室處理事宜，會從住家經過這條長廊，走到小辦公室的側門。而學生平常除了停放腳踏車之外，並不會在這邊活動，也不可以從側門進入到館，所以也可以說只有戊寅仙會從這長廊進出。平時如有訪客，學生也會指引從這長廊進入側門拜訪老師，如果老師正好在道場上指導學生，則會走下小辦公室和訪客見面。

這條長廊除了停放腳踏車和通往小辦公室的走道外，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，就是戊寅仙處罰學生罰跪的場所。和平館的學生通常會集中在某個學校唸書，如早期的興華中學、吳鳳中學，後來的民雄中學、北興中學，一群正值血氣方剛的年輕人，常常一起為非作歹，惹事生非，當這些事情一傳回道館，戊寅仙當然是大發雷霆，要學生跪著懺悔。常常一處罰便是六、七個，甚至是 幾個，跪在神位前浪費大家練習的空間，索性便跪在長廊，一字排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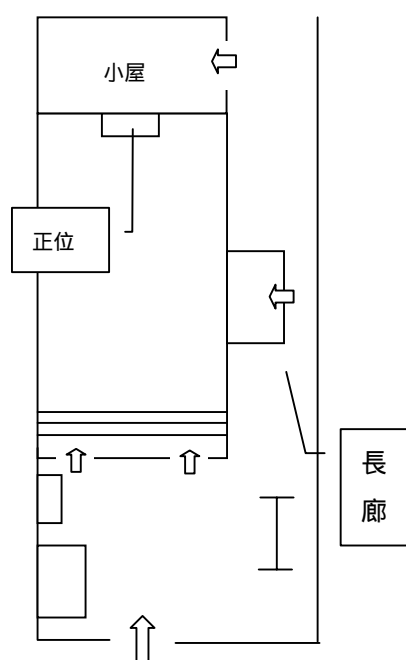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3：和平館空間配置圖

在放學，每次我們跪一排在那邊，嘉義女中剛好放學從那邊經過，我們又穿著制服，每一個人頭都不敢抬起來，低的很低。」⁶⁰

這些過去都是極為避諱的事情，如今在報導人的心中，卻也已解禁，大家會坦率的談著自己在長廊上曾經跪到爬不起來，雖然是因為犯了錯誤而被處罰的糗事，但畢竟都是已經走過的歷史。或許那條長廊、那些故事，都成為了通往過去歲月記憶的通道。

六、小辦公室的溫情

雖然戊寅仙的嚴厲治館風格，讓過去的學生（即使現在已經當教練了）一談到這些往事，頭皮就發麻，但鐵漢一定都還有柔情面，而這就發生在小辦公室裡的溫情。

小辦公室除了辦公用的桌子和椅子外，還有一套茶具。戊寅仙閒來也會砌茶品茗，客人來時也有個招呼。雖然說練習時往往是拿著竹劍伺候，犯了錯直接以指功叩首，或是在神位前罰跪，但對於用心練習、積極進取的學生，也有另一套鼓勵的方式。

練習結束，大家各自換衣服、摺道服、喝水、擦汗。此時戊寅仙也從道場走下辦公室休息，戊寅仙針對今天大家的表現，叫一些學生的名字，

「甘蔗仔和布袋小孩來！」此時老師會一人拿一杯茶給學生。「今天練
kosotogari，中文：小外

hanegoshi，中文：彈腰）有進步，不過左手都沒有帶，
要帶多一點。不錯！」⁶¹

這種由老師欽點到辦公室喝茶的機會，並非人人皆有。那是一種在道場上互動之外的非正式互動管道，這種管道少了場上因為練習而嚴肅、緊張的成分，但卻多了直接、無距離的關懷和鼓勵。雖然只是一杯茶、幾句話，但相信沒有哪個

⁶⁰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7。

⁶¹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7。

人喝進嘴裡，心裡不是甘之如飴的。

而小辦公室可以說是和平館中的最高行政區域，在裡面喝茶的這個簡單動作，也別具有另一層涵義。大部分被指明過來辦公室的對象，應該都是練習投入、鬥志高、肯努力的成員，也許表現的已經不錯，或許在技術上還缺臨門一腳，不過整個學習精神應該已經值得肯定。而這些人在練習結束後，大家整理、收拾道服時被公開的「唱名」，似乎也有指出道場空間中價值體系的高低點，大家在旁觀看的同時，無形中也強化了這種價值體系的內化，讓和平館中的是非善惡更清楚可見。

七、道館中的傳奇人物——柔道瘋子

「那個時候我們都練到什麼情形哪！只要一天沒練，全身就很不舒服，就像是吃飯洗澡一樣的平常，每天都要做嘛，一天沒有吃飯洗澡就不對勁啊，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，練到不能沒有一天沒練，不然就會全身不對勁。」⁶²

每個時期的和平館中，都有一群傳奇的人物，這些人執著的投入柔道的練習、不畏辛苦，柔道對他們而言就像是生活中的一部份，或是說他們的生活就是柔道，他們往往相互群聚、彼此砥礪，以尋求柔道最高技術為己任，是一種有目標且徹徹底底的實踐精神。這一群人創造出和平館的輝煌紀錄，也造就了和平館的傳奇故事，他們就是成員們口中所傳頌著的「柔道瘋子」。

第一批柔道瘋子的出現，是在和平館創館後不久。然而這一批優異選手的出現，除了執著的精神外，和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，也是讓和平館一舉成功的很大助力。

an-a-piau gan-ro，中文：陀螺）早就過了年紀，也玩到不玩了，幾乎可以說沒什麼活動，忽然聽到人家說有一間道館，就跟

⁶²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2。

始練了，都把它當作遊樂，根本是一種好玩的心態。」⁶³

早期的農村社會，小孩子課餘時間外，除了幫忙農務、做生意，並沒有像現今社會有如此多的休閒設施。年紀較小的或許還有兒戲、玩具可以打發時間，年紀稍長後，上了國中或高中，似乎比較沒有可以參與的休閒活動。故當時的風氣，參與運動便成為了較常被選擇的活動，打棒球、籃球等，都是較常見的項目。

「當時只要能參加的，什麼都參加。棒球、足球、田徑、摔跤，只要不衝突，都會去參加。比賽也是很好玩的，有時候還可以不上課到處去別的地方比賽，只要協調性好一點的人，應該都會參加。」⁶⁴

或許是這個緣故，當年抱持著好玩、有趣心態而加入了和平館練習行列的人，應不在少數。由於對這些人而言，練柔道是一種遊樂，是一種活動，自然就不把辛苦、疲累放在眼裡，只要能增加「功力」的好方法，當然是義無反顧的一頭栽入。這一類型的人，在每個時期都會出現，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現的比例可以說是最多。在和平館裡，戲稱之為「柔道瘋子」，意味著瘋狂的投入柔道世界裡，為柔道而瘋狂。在五、六十年代裡，柔道對他們而言或許就是生活的全部。

「上課其實也都沒在聽，就是期待著趕快下課，趕快要飛奔去道館，如果有時候學校有事，提早下課，那是最好的，就會直接去道館。」⁶⁵

當時的選手，一早去了學校後，便期待著下課的來臨，一但下了課便直奔道館，換上道服準備開始練習。除了晚上回家吃飯的短暫休息，吃完飯後又是前往道館報到，緊接著晚上時段的練習，而一般回到家大概都是十點多，梳洗整理後，就是睡覺休息、恢復體力，以繼續迎接明天的練習。

除了日復一日不間斷的練習外，這一群柔道瘋子也不是徒具力量的莽漢，他們也會聚在一起，討論所學的招式，連平時走在路上，也都不放過任何可以練習柔道的機會。

⁶³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2。

⁶⁴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7。

⁶⁵ 報導人，標號 920225。

一支怎麼防守，怎麼反擊，上廁所時，我就和我同學並排走著，右手拉著他的褲頭，用我的腰去撞他的腰，

66

平時一群柔道瘋子聚在一起，就是討論「戰術」。由於道場裡都有較前輩的選手，通常都比他們高段許多，也有一些是戊寅仙的朋友，也是柔道界的前輩，偶爾來道館練習，只要和這群柔道瘋子一過招，便被這群瘋子記住，記住他的得意技，記住他進攻的習慣，也就是記住他的「戰鬥資料」，事後會找時間一起討論，「研發」出自認為可行的「防禦攻勢」，並期待下次的再過招。

級的選手，我們都會討論他的得意技是什麼？也想好了要怎麼對付他，

對摔。」⁶⁷

或許是因為和平館內常常高手如雲，這群當時還是學生的柔道瘋子，因為這些常出現的假想敵，燃起了他們心中那股不斷前進的慾望，讓練習增添了相當多的趣味，也掩蓋住了柔道練習過程中，必經的痛苦和疲倦。

這樣常規的練習時間，並無法滿足他們增強戰鬥力的慾望。和平館的休息時間是每週的星期日（不同時期曾有所改變）。這一天，三五好友會相約去某一個同學的家裡，除了順道去玩樂一番外，訓練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。內容通常是跑步、拉橡皮筋和技術的交流。當時最常去的是一位家住關子嶺的同學家，叫高建仁。由於他的家裡是經營飯店，個性又大方，常常讓同學去家裡練習並順帶吃一頓大餐。

⁶⁶ 報導人，編號 920224。

⁶⁷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2。

那時在關子嶺有一個陡立的階梯，他們稱之為「好漢坡」，總共有一千多階之長，那是這群柔道瘋子強化體能的主要場所。爬上好漢坡後，是一個空曠的公園，有足夠的空間，讓他們再從事其他的體能訓練。接著便是拉內胎的練習，各自找好一棵樹，綁好內胎就開始摔倒法的練習。這樣的練習從中午開始到結束時，大概已經三、四點了，回去同學的家裡，正好有溫泉設備，大伙兒泡泡溫泉，舒展筋骨，消除訓練累積的疲勞，接著便到當天空著的客房睡覺休息，醒來時同學的母親已經準備好一桌的飯菜，等著經過一下午自我訓練後，已飢腸轆轆的「柔道瘋子」。

「那時候真的很喜歡去關子嶺練習，有好漢坡、溫泉，還可以睡覺，最

68

「柔道瘋子」的這種瘋狂投入心態，倒是有點類似時下年輕人沉浸於電玩的情形。現在的年輕人，對於著迷的電玩，會花相當多的時間累積「功力」，並會購買「秘笈」希望能破解各種關卡，也會和同好一同討論，將自己「破關」的心得和別人分享，或研究破關的技巧所在。不清楚他們情形的旁觀者，會認為他們像是瘋了般的一頭栽入，是一種無意義的時間浪費。對於他們追求「破關」的熱切心態，有時甚至看傻了眼。此時，電玩應該就是他們生命的全部，他們以破關為生活中的重心。

過去和平館的「柔道瘋子」和現今的「電玩小子」，雖然是處於不同時代的年輕人，但對於所鍾愛的遊戲、或是活動，卻都有著一樣程度的情慾流轉。或許那是深藏人類心中的基本、共同元素，只是不同時代背景，會產生在不同的對象罷了。

過去共同討論、研究柔道技術，就像是現在購買「攻略本」，上網閱讀電玩討論區的新資訊。過去下了課就急急忙忙衝到道館，為的是多別人一些練習時間和機會，而現在整天、甚至是通宵達旦的對著電腦銀幕，雙手不同的滑動著滑鼠和敲打著鍵盤，一旁的筆記本上還留著詳盡的紀錄。在兩者之間，過去的「柔道瘋子」和現在的「電玩小子」，似乎可以看出，在其內心的深處都有著相同的迷戀因子。

雖然在不同的社會背景，但兩者皆從原本各自將柔道與電玩視為生活中的一

⁶⁸ 報導人，編號 920128-2。

種遊戲與活動，因為滿足了心裡的各種慾望，而提昇到了成為生活的重心，甚至是生命重心。兩者都因為投入與執著，面對失敗都會再挑戰，不斷的重複著失敗與挑戰的循環，也因為這種循環而從連續的「突破」⁶⁹之中得到了快感。而那種對自己突破挑戰的期望，似乎也讓自己感受到自我的真實存在。表面看似挑戰對手與關卡阻撓的突破，其實兩者都是一種對自己的征服的成就感。不論是柔道瘋子還是電玩小子，這種種的慾望也都是透過身體的操作來達成滿足，前者藉由身體的練習，而後者雖然是處於虛擬世界中，但那種虛擬的超真實性，讓表面是在玩電玩，其實自己早已浸淫在透過身體、軟體與硬體所創造出來的世界。

唯一不同的是現在的「電玩小子」始終被放置在負面的社會價值觀中，而過去的「柔道瘋子」，因為其瘋狂和執著投入的精神，造就了早期和平館的全勝時期，而倍受後期選手的肯定與仿效。

八、和平館的道場公與柔道僧

早期因為交通不方便，再加上最後一個時段的練習結束後已經晚上十點多，在趕不上最後一班車回家的情況下，幾個人隨便拉個蚊帳，便的道館中過夜，一方面也省去明早搭車來練習的時間耗費。戊寅仙常常笑稱這一群人為「道場公」⁷⁰。早期閣樓尚未使用時，這一群道場公便是在道場中拉頂蚊帳，席地而睡。一直到了門面改建，興建了通往閣樓的樓梯後，他們才轉而到閣樓過夜。這一群道場公平時還必須負責打掃的工作，每晚在大家練習後，必須負責把留在道場上的汗水擦拭乾淨，才能就寢。而隔天醒來則是必須打掃道館四周，保持道館整體的乾淨，還曾經有一個道場公，連鍋子都帶來了，像是下了準備長期作戰的決心一般。

戊寅仙戲稱這一批為了練習回不了家的柔道瘋子為道場公，而這一些和平館的學生則也回以「柔道僧」來形容戊寅仙的執著投入。「僧」有著精進修行的涵義。而戊寅仙除了有事外出，其餘時間幾乎都是陪著學生在道館練習，和平館就像是，也真的就是他的家。基層的柔道訓練真有如修行一般的辛苦，面對一群完全不會的學生，慢慢一步步的誘導、練習、修正、突破，進而才可以訓練而成為傑出的選手。這一漫長而艱辛的過程，用修行兩字來比喻也很恰當。而戊寅仙的

⁶⁹ 突破指的是阻礙的突破，柔道瘋子面臨的是強手的技術，而電玩小子則是面對關卡的阻撓。

⁷⁰ 此道場公一詞，是借用民間廟公而來的。廟公是廟裡負責廟務的工作人員，而由於通常都是居住在廟裡，便借用此一相似的情形，而稱之為道場公。

全然投入就有著像出世的入世精神般，他在面對記者的訪問時，這樣回答：

義上截然不同……」⁷¹

或許也是這樣的思維和實踐，有些嘉義鄉民也巧合的稱和平館為和平寺，而戊寅仙則是裡面的老和尚或是柔道僧，這一批學生則是裡面的小沙彌。

和平館就像是道場文化的表演舞台，不論是經由人為運轉而形成的空間複雜性，還是因為技術的繁衍與彼此傳承而產生的自由流動，許多的戲碼都在這個道場的舞台上精采演出。從他們對於空間的回憶，就可以看出對於自己角色扮演的投入。在舞台的每一個角落，都可以記錄著許多的故事，而每一個故事，都是他們認真走過的痕跡，否則故事無法如此鮮明的被回憶著。

和平館的空間已內化入了人心，而成了成員們心中的痕跡，這些痕跡是他們探索過去的依據，讓過去真實的傳奇故事，繼續的在彼此間流傳。而社群中的故事，就像是一種文化生命力的象徵，讓道館這個看似沒有生命的空間，也可以在大家共同營造的氣氛中，產生了因之而起的眾多回憶。這些彼此認同的回憶，讓久不曾見面的人，也可以透過述說而又心手相連，也讓過去的和平館、記憶與現在的生活相互交織在一起，使得過去和平館的成員，即使在道館已不存在時，那種團體的想像形狀，還是可以透過痕跡的追憶而真實的存在。

下一章將接續本章由空間產生的記憶，敘述和平館在歷經戊寅仙逝世，和平館停用，與經營不善的窘況下，如何藉由共同記憶的擁有，形塑出和平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，繼而扛起堅持延續師業的責任，分別在東區與西區的柔道訓練中心，努力的希望能再現出過去的傳統與榮景，將對於過去記憶的認同感，延續到現今新的道館中。

⁷¹ 由和平館成員提供之報紙，但未能察明刊載報系及日期。

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之後，嘉義地區的柔道界開始有了變化，許多戊寅仙一手拉拔茁壯的柔道好手，在學業完成返鄉任教之後，不少人也投入了柔道推廣的工作，從那時候起，嘉義市的柔道選手便出自多方，不再像以前只是戊寅仙一人辛苦的為嘉義柔道奮鬥。

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期，和平館的柔道訓練工作依然持續著，雖然面臨著社會轉型、價值觀改變等因素，選手並未如過去鼎盛時的那樣投入與人數眾多，但每年的對外比賽，都還能有選手奪得嘉績。一直到了戊寅仙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不幸與世長辭，整個道館遷移至東區體育館後，和平館才停止了三十多年來，辛苦經營的柔道推廣事業。

然而這一批過去和平館的成員們，並沒有讓和平館的精神就此隱沒，憑藉著身上流動著的「和平血統」，及彼此之間共同記憶，結合眾人的力量，繼續在東區體育場設館練習，將過去在和平館中運轉的價值規範、訓練方式等，再現於另闢的道館中。民國九十年，更爭取了西區體育場的場地，為紓解嘉義西區學子往返東區柔道訓練中心學習柔道的不便之苦，而幾位教練也投入了西區的訓練工作，為嘉義地區的柔道推廣增添助力。

本章除了敘述後期和平館的變遷，還要從成員們延續傳統的信念與再現傳統的行動中，探討這些成員們的共同記憶，如何形成強大的內聚力，在遷移至東、西區訓練中心之後，過去共同體的真實感受還能藉由想像重新呈現在成員心中，且透過這些力量，延續戊寅仙生前的柔道志業，企圖讓和平館的精神，繼續展現在現今的柔道界中。